

寶物

作者: David Sin

Powered by [紙言](#)

引言、遊戲的開始

一片黑暗。

「輸入姓名，選擇性別、職業、身體特徵.....那麼多東西要弄啊.....姓名，就叫洛森。性別，選男吧，職業呢.....有劍士、法師、商人、智者、藝術家、煉金術師，好像劍士比較有霸氣、也直率一些，就選它吧.....還有造型要選啊！真夠煩的，隨便選個順眼就好了，黑色短髮、中等身材，面孔選張兇一些的，哈哈，身高還是高一些比較好，就一百九十公分吧。好了，終於設定完畢！」

.....

一、邂逅

菲爾城是菲爾國的首都，是一個制度健全，獨立運作的繁榮城市。在菲爾城外，有一片佔地數百平方公里的大森林，這片森林被劃分成很多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不同的特性，住着不同的怪物，世人叫它做艾卡多森林。

在一個低等級的怪物區，有兩個二十二歲的人類，一個二十等級的男劍士和一個二十二等的女法師，正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窺探着，劍士一身銀色盔甲，背部的紅色披風隨風飛揚，法師則是一身白袍，略顯她完美的曲線，黑色的秀髮及肩。就在不遠處，有三隻矮小的狗頭人，兩隻二十等物理攻擊型戰士，一隻二十一等的法術攻擊型法師。劍士向法師做了幾個手勢，就拔出他的劍，光明使者，衝向那三隻狗頭人。那三隻狗頭人意識到劍士的出現，都作好攻擊的準備，位於前面的戰士掩護着後面的法師施展法術。劍士雙手持着光明使者，身微下傾躲過其中一隻戰士的攻擊，轉而刺向另一隻戰士，近看才知道光明使者的劍身被一股氣流包裹住，戰士深知不妙，但一切都太遲了，身體不得不硬接攻擊，頭上的血量條扣了一截。

作為代價，劍士受到後面的狗頭戰士用鐵槌攻擊。一束光彈從劍士出來的地方飛出，狗頭人們都略感驚訝，它們才知道敵人不是只有眼前的劍士。狗頭法師雙手揉着的火焰眼看快要爆發出來，劍士轉過身快速用力踏步，跳起揮劍，狗頭法師眼前一黑，雙手握着的火焰在空氣中消散，暫時處於暈眩狀態。劍士舉起光明使者，光明使者劍身泛起白光，三股無形的氣流從狗頭法師的身上出來，同時聚合在劍身，狗頭法師的血量減了一截，而劍士的血量則回復了一些。兩隻狗頭戰士決定兵分兩路，受傷的那隻去尋找遠攻的敵人，未受傷的則去攻擊劍士。

劍士的身體此刻漲了一倍，頭上出現一個紅色三角形，而未受傷的狗頭人眼中也充滿着憤怒，要為同伴報仇。可是還是劍士的技術和力量略勝一籌，狗頭戰士倒下了。狗頭法師已經恢復過來，一個火圈從身上向周圍散開，劍士喊了一聲「好燙」，血量就下瀉到七成，說時遲那時快，第二個火圈已經從狗頭法師的身上擴散。劍士迅速離開火圈的攻擊範圍，另一隻受傷的狗頭戰士企圖攻擊它的敵人，又有幾束冷凍飛彈朝眼前飛來，它決定硬擋攻擊並知道法師的物理防禦低，只要它接近人類法師，就有反勝的機會。

可是它眼前的人類法師突然在空氣中消失，化成一個閃光。它轉過頭，看見人類法師和劍士正在並肩看着它，它決定背水一戰，和劍士一決生死，結果可想而知，它的劍和力量都敵不過劍士的。狗頭法師的技能放完了，看見由三打二變成一打二，只好逃跑，但它終究還是比人類的法術慢，倒下了。

劍士和法師收好武器，法師先開口：「果然有一個同伴幫忙真的差很遠，這樣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素材

了。」

劍士笑了兩下，開懷的說：「聽說法師的力量很強，終於見識過了。」

法師的手指向劍士頭上的頭像，在空中劃了幾下：「原來你叫洛森，那把帥氣的雙手劍叫光明使者啊。」

劍士也做了差不多的動作：「藹信小姐，幸會幸會。」

「你看來不像菲爾城的人？」

洛森拍拍後腦：「我來自一個落後的小村莊，那裡的人很多都只有十多等級，他們覺得我非池中物，就叫我去菲爾城向更高的等級邁進，但途中我也忘記了遇到什麼意外，醒來就發現被你救起了。」

「原來如此，你在菲爾城有地方落腳嗎？我可以安排一些地方你住。」

「那就先謝謝你了。」

今天本來是平凡的一天，藹信按着平日的習慣獨個來艾卡多森林打怪物，回程中遇見一個劍士在河流上漂浮着。藹信把他救起來，得知他是個二十級的戰士，索性叫他幫忙打藹信平時打不過的三個狗頭人，而劍士又沒說什麼就答應了，藹信也沒想到他肯幫忙。之後發現洛森的劍技還不錯，藹信就決定以後要與他一起合作升級了。

就是這樣，洛森和藹信就認識了。

.....

二、寶物

藹信為洛森安排了一間旅店的房間，晚上吃過晚飯後，洛森就回房休息了。

一陣敲門聲傳來。

「洛森，我是藹信，你有空嗎？帶你見些人，對你以後的生活會有些幫助。」

洛森回過神來：「好啊，我這就來。」

於是，藹信就帶洛森在菲爾城行走，藹信一邊走一邊講解給洛森聽：「菲爾城有數十萬人口，劍士、法師、商人、智者、藝術家和煉金術師都有各自的公會，但劍士和法師的人口就佔了百分之九十。在菲爾城，等級代表了一切，像我們大約二十等的人，不算容易達到，但也滿街都是就是了。菲爾城各職業最頂尖的人大約六十級。每個職業升級的方法都不同，劍士和法師需要透過戰鬥升級；商人則透過增加他的財富、資產升級；智者主要透過閱讀和冥想升級；藝術家透過製作藝術品和提升美感升級；最後煉金術師透過修行煉金術升級。」

「商人的財富減少的话，是不是會令商人降級呢？」

「沒錯，商人是唯一有可能降級的職業，但其實每個職業也有各自的難處。例如我們法師和劍士，則要冒生命危險打怪物升級。等級升得愈高，不只是代表力量愈強，獨特性和發展性也大大加強，例如十級的劍士之間沒什麼大分別，他們使用的劍技都是差不多的，但五十級的劍士之間，他們由使用的武器、劍技，以至自身和武器的能力也差很遠。又例如煉金術師，五十級的煉金術師幾乎都會調製至少一種整個世界除了他以外沒人懂調的藥劑，當然那些獨門藥劑千奇百怪，不都是很有用就是了。」

「那麼，為什麼人們要不斷升級呢？」

正在行走的藹信忽然停下，以致洛森差點碰上她。

「洛森.....你不知道嗎？」藹信把頭別過來，面向洛森半帶疑惑半帶冷酷的問道。

「不知道什麼？」洛森對於藹信忽然改變的態度有些茫然。

藹信把洛森扯到一邊去：「到了，先進去再說。」

他們走進一間酒吧，找了個容身的角落，點了兩杯威士忌，藹信付錢。

「洛森，有些事必須問清楚你。你真的沒聽過那個傳說嗎？」

洛森搖了搖頭。

「傳說中，只要一個人達到一百級，他就會得到一件寶物，然而從來沒有人知道寶物的真面目是什麼。有人說它是一把頂級傳說武器，也有人說它能實現所有者所有願望，也有人說擁有它就能做全世界的統治者。」

洛森專心地聽着，藹信喝了一口酒，嘆一口氣繼續說。

「然而這只是一個傳說，實際上現在的人們都幾乎忘了這個傳說，也沒有人會問『為什麼要升級』這種問題，這不是人之常情嗎？在這個城市，愈高級的人就愈得到重視。人，總是要向前走的。別說這個了，介紹你認識一個人，他叫匠心，他是個煉金術師，也是個鐵匠，他現在二十五等，我們由十等時就開始合作，他為我造裝備、武器，我為他搜集一些必須從怪物身上得到的素材。」

藹信向遠處揮了揮手，一個高高瘦瘦的男子走過來：「藹信，什麼時候認識了新男朋友？那一個可憐的小劍士沒什麼嗎？聽說他上次跟你一起打怪時，不小心看少了一隻，讓你血量跌破一半，之後被你痛揍一頓後給你拋棄了。」

藹信狠狠的瞪着匠心，洛森在旁沒什麼反應，幽幽的喝了兩口裝作沒聽見。

藹信咳了兩下：「這個一支竹似的就是匠心，別看他這樣，他力氣可是很大的。這位是洛森，二十級劍士。」

洛森伸出手，匠心則翹起雙手，上下打量着洛森，藹信敲一敲匠心的額頭。匠心暗暗叫痛，乖乖伸出右手，輕輕和洛森握一握手就縮回來。

之後藹信和匠心又自顧自的談個起勁。洛森表面笑笑聽着，但內心卻不斷想着剛剛藹信提過的寶物。究竟那件寶物是什麼呢？

.....

三、煉金術師的陰謀

陽光在窗簾縫擠進來，一絲絲暖意透進房間，洛森撥開被子，右手在空中擺着喚出界面，一瞬間，就穿好了他的盔甲。

在菲爾城生活了半年，大概熟悉了這裡的各種人和事，也在和藹信的合作後一起升了兩級，這當然也歸功於匠心為他打造的武器和裝甲。

洛森哼着家鄉小曲下樓梯，藹信正在為她的麵包塗牛油，桌上放滿了煙肉、香腸、各種早餐食物，這裡的食物不會變壞，在用戶界面點數下就可以方便地把食物儲存到背包裡，所以藹信叫旅店老闆準備早餐從不擔心吃不光。

洛森拉出木造的椅子，和木地板發出拖曳聲，大刺刺的坐下。洛森一邊拿起叉子叉起數塊煙肉到碟裡，一邊說：「藹信，你塗牛油真夠細心，務必把牛油塗到麵包的每一個角落，真是愈來愈有女人味。」

藹信笑笑裝作沒事，突然右手手指靈巧的轉動，塗牛油的刀子瞬間來到洛森的眼前，「乒」的一聲和洛森的鐵叉碰撞，在空中打個圈直插桌面。

「不要學了混蛋匠心的壞習慣。」接着優雅的吃完麵包。

早餐很快就吃完了，兩人又像平時一樣出去艾卡多森林打怪物升級。就在他們快要走出菲爾城的時候，一堆人群正在圍着什麼議論紛紛，原來一個六十等的商人和一個都是五十多等的煉金術師正在爭吵。

「我賣給你的時候，這些活力藥劑明明還是黃色的，怎麼現在是綠色的呢？」

煉金術師手上拿着收據和一個圓瓶：「因為你賣給我的不是上等的活力藥劑，是你用甘草水混合白泥石的垃圾，這種東西被施以偽裝法術後，短時間內都會呈現出是高級的活力藥劑。」

「我根本沒做過這樣的事，行商最重要的就是誠信，我的商譽一向很好，這是整個菲爾城都知道的。」

藹信在旁邊看着，眼神中先是閃過一絲驚訝，然後口中默念咒語。

就在兩人爭吵的期間，煉金術師手中拿着圓瓶裡的綠色液體，突然發起紫光，接着有幾個紫色的光圈圍着圓瓶，裡面的液體忽然由綠色變回黃色。

眾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圓瓶，然後被嚇得四散。看到這樣的事，商人和煉金術師都為之驚訝。

煉金術師打開瓶子，聞了一聞，喃喃自語：「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商人很快就收起驚訝的神色：「我看你是用了什麼法術把我的珍品變成垃圾，但你的獨腳戲也演完了。」

就像受驚嚇而大聲吠的狗，煉金術師拉高嗓門：「一定是你用了什麼方法又施放了偽裝法術！」

商人知道煉金術師黔驢技窮：「剛剛的紫光環是被施放還原法術的鐵證，這你應該比我還清楚吧。」

煉金術師惱羞成怒，大喝一聲，身後有兩個劍士不知從那裡冒出來，他們看起來一模一樣，身形高高瘦瘦，身穿皮甲，兩手分別拿着短劍，他們不停交替位置衝向商人，身後留下兩道殘影，速度之快可見一斑。煉金術師喝下一小瓶紅色藥水，身體一下子暴縮成一隻蚊子逃離現場。

就在兩名刺客眼看要得手的一刻，他們眼前的商人突然變成一個手拿大劍的健碩巨人，巨人的身體每一分都是肌肉，身上的鎖片甲像快要被撐爆。巨人蓄力一跳，腳下的地面頓時震動裂開，兩個刺客的速度明顯減慢，大劍上的符文亮起綠光，巨人雙手握劍一揮，其中一個刺客來得及閃避，另一個就沒那麼幸運了，只是趕得及拿短劍擋着，但力量的差距太大，刺客應聲被擊飛數米。

躲開的刺客一個轉身，試圖偷襲巨人的背面，一道紅色的閃光突然出現在巨人和刺客中間，刺客還來不及反應，又是數道紅光，刺客被一股旋風包裹，只見紅色閃光的盡頭是一位絕美的女生，紅色的長髮隨着她的停下重回她的肩膀，雙手分別持一把短彎刀，白色的布衣上有着幾道紅色花紋，紅色短褲下是一對修長的美腿，冰冷的面孔帶着不屑的眼神。刺客的動作停滯了一秒，之後倒下，身上爆發出

幾道赤紅的光采，倒下的身體隨即被血染紅。

煉金術師化成的蚊子深知不妙，用盡氣力飛走，誰知在空中被彈了幾下，像連續碰到隱形的牆一樣，只見牆從隱形變成紅色，一道火球劃過半空落在蚊子。現在紅色牆內困住的是一個發出焦味的人……

在緊急時候現身的都是大約六十級的高手，他們是菲爾國特務機關的人員，當然其他市民不知道那麼多，只知道像他們這樣的強者出現必有大事。

「清理現場，走。」三個特務接到命令後，按着命令行事，憑空化成一陣煙就消失了，一瞬間整個地方又回復到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

商人右手在空中劃了幾下喚出對話介面，雙手飛快地輸入內容，心中盤算着下一步。

……

四、逃跑

洛森和藹信已經逃到艾卡多森林中。

「現在你可以解釋發生什麼事吧。」

藹信看看周圍：「應該沒人發現是我施放法術的吧。」

洛森一頭霧水，用詢問的眼神望着藹信。

藹信思量了一會：「剛才他們爭執的內容你聽到的吧。」

「不就是煉金術師說商人欺騙了他嗎？」

「對的。而事實是，商人確實把高級的活力藥劑賣給煉金術師，然後煉金術師請了一個法師對那瓶藥水施了一個法術，改變了裡面的化學結構，它有個名字叫結構重組術。問題是，那個法術天下間很少人會，對施術者也有很嚴格的要求，看來事情並不簡單。」

「不要跟我說你就是那些會這個法術的『很少人』……」

「就是。」

洛森呆滯地望了藹信兩秒……

「當然我未學會把活力藥劑變成甘草水加白泥石那麼高級，但結構重組術最基本的入門就是觀看施放了這個法術的痕跡，以及把它還原。所以雖然我用這個法術的造詣不高，也懂得還原剛剛煉金術師的藥水。」

「但是這個術聽起來很平凡啊，就算是很罕有又如何？」

「這個術一點也不平凡！高級的結構重組術施術者是可以輕易屠殺一座城的，而且是完全沒有方法防備！」

洛森聽到之後沉默了兩秒，說：「那.....那你知道還原了會那麼麻煩，為什麼不裝作看不到.....」

「我還原了才想起這些啊！」

「.....」洛森看着前面這個比他矮一個頭的長髮女人，心想明明年齡和等級相約，為什麼她的智商...
...再看看她的身材，他想大概這個女人在青春期時沒好好吃足夠的食物，吸收足夠的營養.....

藹信依然表情淡定的用她的大眼睛望着洛森。

洛森微微在心裡嘆一口氣，又露出他的招牌奸笑：「那麼你會不會用那個結構重組術把我變帥一點？這應該很簡單吧。」

藹信眯起雙眼，攤一攤開雙手：「換着是別人我還有一試的信心，但如果是你的話.....難度太高了。」

「那你努力些學好這個法術啊。」

「為了你？就算我真的把這個術練到很高級，我也會選擇先把你變聰明些，看，你不是真的太笨了嗎？」

就在這笑笑鬧鬧中，洛森和藹信又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向森林的深處走去。

.....

五、獨處

藹信打開任務日誌，點清了任務要求收集的物品。

洛森坐在他和藹信剛剛殺的長毛大野豬王身上，拍拍它的屍體說：「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我跟你這樣一起升級，不就注定你比我先到一百級嗎？」

「沒你這麼好氣，你以為一百級是這麼容易達到的嗎？」

「好了好了，收拾行裝回城吧，天都快黑了。」

「不行，你忘了我們的處境嗎？」

「.....那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

「起碼等三日，風聲沒那麼緊吧。」

「在這個森林待三日很悶啊，而且我們孤男寡女，你寂寞無聊起來，對我做些什麼我怎麼辦？我可害怕啊。」洛森裝出一副真的很害怕的神情。

藹信心想，唉，怎麼男人好像長不透似的：「要怕也是我比你更怕吧。」

當然這不是藹信的心聲，她打從心底裡知道，雖然洛森很多時候漫不經心，但到了緊急關頭，這個大男孩總是挺身而出。在和藹信建立出默契後，洛森在打怪物和執行任務時甚少讓藹信受傷，當然藹信運用法術的時機和技術都很好，每次都掩護着洛森，讓他放心把背部交給藹信。這個表面粗心大意的大男孩，對藹信十分細心，也給了她很大的安全感。

洛森兩三下出手，就造了簡單的臨時屋，藹信看到後也不得不感到滿意。

「我先進去洗澡，你敢偷看，看我把不把你雙眼挖出來。」藹信兇巴巴地說。

「看你不如看星星。」洛森簡單的回應。

藹信反了反白眼。

洛森在陣地周圍佈一佈陷阱和防禦設施，防止一些夜晚出動的怪物偷襲他們。簡單的弄完後，洛森雙手枕着頭倚在大樹旁。

他看着夜空，數不清的星星在閃耀，為什麼夜空中有星星在閃呢？是誰把星星放到夜空中呢？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呢？我們存在有什麼意義呢？一連串沒有答案的問題在洛森的腦中不停出現。

一陣樹葉的搖晃聲傳到洛森耳邊，藹信換了一身簡單的裝束出來。

「你要不要洗啊？」

「當然啦，天氣這麼熱，我早已一身大汗，你知道我很怕熱的。」

說罷，洛森簡單的用涼水洗了個澡，藹信又像洛森一樣呆呆的望着星空，但不知她在想什麼，也許她什麼也沒想，只是單純的欣賞着。

「我先睡了。」洛森簡單的交代，也沒理藹信有沒有聽到。

.....

第二天洛森很早就醒了，大概天才剛亮，他不是個這麼早醒的人，而早醒的原因不外乎他是被熱醒的，以及他感覺他的右手不見了。

他把頭別向右面，看到一個女人雙手抱着一隻半個人身高的毛毛熊，頭枕在他的右手手臂。他先是被嚇呆了兩秒，然後嘴角微微的翹起，他用左手輕輕抓着藹信的頭髮，右手幾經艱辛的挪開，然後放開左手。藹信的頭以自由落體的速度掉落.....

「痛痛痛.....洛森！你做什麼！？」藹信雙手摸着頭部，連連叫痛。

「我做什麼！？小姐，我一覺醒來右手沒有知覺，我還以為被野獸吃掉呢。」

「你對自己的佈防也太沒有信心吧。」藹信用半帶調侃半帶輕視的語氣說。

「我只知道防不了一個女人走進我的房間。」

「沒有枕頭我睡得不舒服啊！眼看有一個這麼好的枕頭，我怎麼能放過呢？」

「你抱着的那個毛毛熊不就是一個很好的枕頭嗎？我還沒說你居然連那種東西都有帶出來。」

「我不抱着些什麼也睡不着啊。」

「.....」

「其實我也有想過反過來，枕着毛毛熊、抱着你.....」這句話藹信差點說出來，卻吞回肚子裡。

「我去弄些食物當早餐，作為慰勞好了。」

「且慢，毛毛熊留下。」

「.....不要弄髒。」

藹信留下毛毛熊，伸伸懶腰，出發去找食物。食物是洛森的弱點，他對好吃的東西幾本上沒防禦力，也不得不承認藹信弄得一手好菜，也許這也是為什麼洛森每次跟藹信一起戰鬥也那麼盡力吧。

洛森作了些補眠，被香噴噴的氣味弄醒，不得不承認，藹信把毛毛熊帶出來真是太聰明了。

「有什麼好吃的嗎？」洛森揉一揉雙眼。

.....

六、暴走的三頭犬

「已經是第三天了。這樣逃亡的日子要到幾時？」洛森有些不耐煩的問道。

「跟我一起很難為你嗎？你隻身來到菲爾城是誰關照你？是誰幫你找伙伴？你這身裝備，沒有我和匠心，你要弄多久？還未計算被人敲竹槓.....」藹信自言自語幽幽的說。

「行、行、行.....我沒你生存不了就是了。」洛森第二個弱點就是害怕女人喋喋不休。

「來吧、來吧，我們看看這個任務，看看完成獎勵多豐富。」藹信拉着洛森的衣袖。

洛森擺出一副享受的神情：「這些你來管吧，我負責享受和怪物撕殺的快感。」

「這裡說只要殺了這隻三頭犬頭目就可以了。」

「聽起來很簡單，出發！」

看着洛森一個大小孩的樣子，藹信真是哭笑不得，這個人對人怎麼沒戒心？可能他小時在原本的村莊真是太幸福，沒有被人傷害過。

走了不知多遠的路，地圖顯示他們已經接近三頭犬的巢穴了。

「這裡就是了。」藹信合上地圖。他們仔細打量着巢穴，三頭犬一群群的，數量雖多，但洛森他們相信每打完一群他們會有恢復的時間。而每一群三頭犬有三至四隻，看上去只會物理攻擊，不難應付。

一路上的怪物，洛森和藹信輕易的就清除掉了。

最後他們面前是一塊直徑大約五十米的圓形空地，裡面只有一隻巨形的三頭犬，相比起出面那些小嘍囉，這隻很明顯就是頭目，相信空地就是頭目的陣地範圍，一走進去就會受到牠的攻擊。這隻三頭犬渾身黑色，高度足足有一個人的身高，每隻足部都有利爪，牠的等級顯示為二十五。

「這隻頭目有二十五等呢，看來我們要認真一些。」洛森沉着氣說。

「我們有兩個人，雖然你只有二十二等，我只有二十四等，但是我們靈活性較高。」藹信加強他們的士氣。

「好的，隨機應變。上！」洛森也充滿信心。

洛森一個箭步來到三頭犬面前，藹信保持適當的距離，以免被三頭犬的範圍攻擊傷到。洛森面對這隻頭目雖然有點吃力，但血量都保持在八成以上。

「頭目掉了一半血了，繼續保持這樣的氣勢。」洛森報告說。

三頭犬忽然咆哮，十隻小三頭犬憑空出現，牠們分別攻擊洛森和藹信。

洛森沒有因此而害怕，反而十分興奮：「很好很好，哥我很久沒盡全力了。」

洛森收起光明使者，拿出匠心為他打造的第二副裝備，分別是一把單手劍和一面盾牌——名為竹鳴劍和柳葉盾。隨之而來的是洛森發出一陣綠光包裹着他，減低所受到的傷害，來到藹信附近，「雷霆之怒！」，一彈閃電從洛森身上橫向併發。所有三頭犬被洛森吸引，紛紛攻擊他，藹信十分配合的使用閃現之術瞬間移到空地。

「藹信，大的不受控場，小的受！」洛森大喊。他說的控場是指所有對行動有所限制的技能。

藹信二話不說，雙手揉着藍光，口中喃喃有詞。「寒冰炸彈！」一發藍光打到三頭犬頭目身上，爆裂出冰霜的氣息。洛森退後幾步，只有頭目能攻擊到他，小三頭犬都被減低移動速度，跟不上洛森。

藹信不是省油的燈，舉高雙手，口中詠唱另一個法術，忽然刮起一陣寒風，一個個冰雹從天上降下來，都像長了眼睛的落到小三頭犬身上。

經過一輪攻防，小三頭犬總算清除得一乾二淨。而洛森的血量則降到三成。

「森，喝水！」

洛森從背包拿出一瓶紅色的藥水，上面寫着「匠心製造，匠心獨運」。洛森的胃部傳來一陣不情願的噁心，但洛森沒有理會，一口灌進整支，火熱的感覺從胃部湧上，血量回到四成。

三頭犬頭目的血量開始見底，洛森收起匠心青綠色的裝備，再次拿出光明使者。

洛森深呼吸一下：「一口氣收拾你這隻畜生。血色狂暴！聖光熾熱斬！」

先是眼睛變紅，整個人暴漲一倍，雙手握緊充滿光芒的光明使者，一下子朝三頭犬頭目中間那個頭揮下去。一道激光射穿三頭犬頭目的頭，地下周圍瞬間被染紅。三頭犬一命嗚呼。

洛森回復正常。兩人的眼前都彈出了一個視窗：三頭犬頭目 1/1 任務完成。

兩人都鬆了一口氣，洛森：「呼，先休息一下。你問問匠心菲爾城內怎樣，有沒有人找你。」

藹信右手在空中比比劃劃，又點了幾下，接着說：「他說表面上沒什麼風聲，也許事情沒我想像那麼大，我們一會回去看一看吧。」

「回去找公會的人交任務後，獲得的經驗值應該夠我升級了，二十三等，我來了。」洛森啃着雞腿，心情一下子又輕鬆起來。

但這種心情只維持了數秒，地下傳來一陣不尋常的震動。

「洛森，你覺不覺得地下在震！？」

他們相視一眼，望望震動傳來的地方……

不知何時多了十多隻三頭犬猛獸，體型就跟剛才死了的頭目一樣。

「跑！」洛森話沒出口，兩人就已經在跑了。

「才殺牠一個頭目，十多隻來報仇，太誇張吧。」洛森邊跑邊說。

藹信也開始喘氣：「氣定神閒！」「傻的嗎？怎樣氣定神閒啊！」「這是法術的名字！快用技能！」藹信手指上的戒指放出光芒閃耀。兩人的技能都瞬間冷卻好。

藹信施放閃現之術，身體瞬間移動一段距離。洛森也釋放技能提升移動速度。

可是十多隻三頭犬還是跑得比較快，眼看三頭犬快要追上他們，他們都意氣蘭珊了。

「藹信，一個人死總比兩個人死好，這半年謝謝你的照顧了，我引開牠們，你快跑！」

洛森向着另一個方向跑，三頭犬兵分兩路。洛森隨便拿起一塊石頭，丟到追趕藹信的三頭犬，順理成章的所有三頭犬都追着洛森了。

藹信怎也想不到洛森居然會這樣做，她猶豫了數秒：「洛森.....」轉過身想救洛森，可是三頭犬已經追上洛森，洛森不斷施放技能，但只是拖延時間，他的血量正在下降，七成.....五成.....三成.....

藹信手握白光，口中詠唱着治療法術，她沒深入學過治療法術，治療量不在話下，而且她知道釋放了治療法術也是於事無補的，但這時的她已經想不了這麼多，一心希望法術趕得及。

可是洛森的血量跌得更快，三成.....兩成.....一成.....趕不及了.....

洛森一心赴死，閉起雙眼.....

突然，一條白光從洛森身體升起，血量瞬間回滿！並且一個透明的光盾包裹着洛森。

「不遲不早，時間剛剛好！」遠處傳來一把人聲，洛森和藹信都看到，那個人的鞋發出火焰，雙手平擺作平衡，帶着墨鏡和耳機聽着音樂，飛快的前來。

他們都嚇呆了，或者被那個人帥呆了.....

任那十多隻三頭犬怎樣用力抓，都抓不破洛森的光盾，那光盾絲毫沒有褪色。

那個神秘人過來洛森面前，看到洛森張開口卻不說話，打量他一番，雙手拍拍他的肩膀，說：「沒什麼事吧，小子。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足足笑了五秒.....洛森嚥一嚥口水，心想：如果我不是這個境況，一定打到你以後都笑不出來.....

遠處又出現了幾個人，一把聲音大喊：「你再不動手，回去我打到你滿地找牙。」那個神秘人終於笑不出，輕鬆的說句：「音速暗殺！」

只見神秘人的身影晃動了幾下，又回到洛森面前。

所有三頭犬停止了攻擊，下一秒，血色亂濺，紛紛倒下。

其他幾個人緩緩前來，藹信來到洛森身邊，差一點就一起撒手人寰，現在看到一堆三頭犬的屍體還心有餘悸。

仔細看清楚，來救援他們的總共有四個人，兩男兩女，洛森和藹信想打開他們的資料欄查詢，但等級欄一概顯示問號，因為他們之間的等級相差太遠。

一個半個人身高的男人在空中飄過來，滿頭白髮顯示出他上了年紀，看情形是他們的首領，簡短地吩咐：「先回去。」

一位女法師舉起右手，默念咒語，一團幻光在她右手中逐漸向外擴散，直至包裹着所有人，及後又慢慢收縮，這時所有人都被傳送到另一個地方了。

.....

七、特務機關

他們來到一個雪白的房間，其實用密室來形容比較貼切，因為這裡只有六面白茫茫的牆。

矮小的首領揮一揮手，另外三個人都「拍」的一聲化成光粉消失。

理所當然的，洛森和藹信現在是完全處於被動，但從他們剛剛被救的情況看來，可以判斷面前這些人是善意的.....大概吧？

矮人首領開口：「我這個人喜歡長話短說，先介紹我自己，我是菲爾國特務機關成員，代號『3501』。你們身處在機關基地當中。」

洛森和藹信面面相覷，他們造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被牽涉入如此大的事件當中，而且這裡怎看也是羈留室.....

3501：「讓我看.....」

3501飄到兩人的面前，洛森和藹信不知何時被施了法術，動不了半步。3501舉高雙手平放在空中，閉起雙眼，但洛森和藹信的眼睛突然睜得很大，忽然覺得天旋地轉，眼花撩亂，接着他們的頭上都噴出一條無形的長菲林，上面顯示着一連串的記憶畫面，菲林的另一端飛到3501的手中被吸收。整個過程大約數分鐘。洛森和藹信都重獲身體活動的自由，跪在地上雙手支撐着身體，胃中不斷傳來湧流的感覺。

3501張開雙眼，想了不知多久，滿意的點點頭，說：「原來如此，我明白了。你們醒來的時候會忘記有關這裡的一切。再見。」

洛森和藹信支撐不住，眼前一黑倒在地上.....

.....

3501 送走洛森和藹信後，變回她原本的真面目——穿着高根鞋、年輕貌美的女人。她的身高接近兩米，全身都紋着形形色色的法術圖陣。通訊界面彈出一個通訊視窗。

「3501，這樣放他們走好嗎？」

「他們只是無辜的小孩，不是我們的目標，那個女孩雖然懂得結構重組術，但是她畢生都不會把那個術修煉到足以影響我們的程度。」

「你什麼時候連占卜也學會了。」

「我不是懂占卜，你看看她的記憶就明白為什麼她不會修煉那個法術了。」

「行了行了，我相信你，握先國の間諜處理得怎麼樣？」

「先前在菲爾城鬧事的煉金術師和他的所有手下都被解決掉了，他們調查得很深入，很多會結構重組術的人都被他們狙擊。煉金術師在菲爾城現身想除掉的商人是其中一個。剛剛那個叫藹信的，就是被假扮の間諜那裡接到任務，中了埋伏，幸好我們趕得及。」

「那麼你們在調查中，有沒有什麼收獲？」

「本來在趕得及救的結構重組術施術者當中都沒有任何線索，但最後一個救的，就是藹信，她的記憶就不得了了。」

.....

八、黃易的造訪

一大清早，匠心就在藹信和洛森的睡房門前大喊：「藹信、洛森，快醒醒，有人來找你們！」

洛森和藹信同時睡眼惺忪、衣著輕便的打開房門：「誰啊？一大清早的那麼嘈吵！」

「有個人來找你們……」匠心看看他們倆，又用手指指着他們：「……你們還是先梳洗一下吧……」

洛森和藹信對望一下……

藹信穿着一套鬆身的睡衣，是那種白色作底色，上面佈滿一點點心心圖案的。短睡褲下露出雪白的雙腿，雙腳穿着的拖鞋上分別都有一隻立體的熊貓，凌亂的黑色秀髮和充滿睡意的臉蛋上，散發出一種美人胚子的氣息。

洛森則是穿著白色背心和一條短褲，雙手手臂上現出一塊塊沉實的肌肉，隆起的胸肌實實在在的撐着背心，短褲下露出的是同樣肌肉發達的雙腿。仔細看的話，洛森四肢上還隱隱現出各種戰鬥留下的疤痕。

他們的視線從對方的雙眼慢慢往下移，又迅速向上移，令雙方的視線直接碰上。他們的臉頰上都泛出一陣紅暈，藹信奪門而入，而洛森則是騷騷後腦，返回他的房間。

剩下匠心看着兩道房門，聳聳背：「真是青澀的少年，你說是不是？親愛的。」從背包拿出一瓶叫做「精靈之心」的藥水，對着它說話。

洛森在空中指了指，喚出無形的裝備介面，點了要穿上的裝備，瞬間就全身換好了盔甲。望着鏡子，洛森自然自語的說：「其實藹信也挺可愛，怎麼以前從來沒有察覺？算了，先去會一會那位來客。」

洛森出來的時候，只是看見對着一瓶藥劑說話的匠心，看不見藹信。

過了良久，藹信施施然的慢慢出來，剛才的起床氣一掃而清，換上了一陣清新的氣息。藹信走過來問洛森：「你有沒有覺得我今天有什麼不同？」

洛森上下打量了藹信一番，沉思良久，皺皺眉：「智商低了.....」

藹信先是臉黑了兩秒，再次展開笑顏：「所以你注定孤獨一生.....」

洛森白了藹信一眼，之後三人就下到旅館下層，等着他們的，不是別人，正是洛森藹信他們幫過的商人。他正穿著西裝，端坐着等待兩人。洛森和藹信相視一眼，沒有說什麼。商人的年歲和洛森藹信他們差不多，但等級卻高不只一截，而且近看才知道，眼前的這位先生不但沒有商人的銅臭味，反而十分俊朗，身材雖沒有洛森般健碩，但完全看不出一個商人應有的發福。

商人見眾人都出來，就上前迎接：「兩位好，還認得我嗎？先介紹自己，我叫黃易，五十九級商人。上次幸得兩位的幫忙，才挽救了我的商譽和財產，雖然我們商人比較緊張錢財，但我們可是十分重信譽和關係。而且我們對於幫過我們的人，一定不會忘記。」

不惜查探我們是想？.....洛森面對這個陌生人，開始思考着這個人，但他還是盡量擠出笑容：「所以才特地來答謝我們嗎？」

黃易也投出友誼的微笑：「沒錯，就是這樣。我為了兩位預備了些食物。」

藹信看一看桌面，都是些比較名貴的食物，例如千金魚、綠血熊掌、赤紋虎肉.....她微微作驚訝狀：「這些都是些罕有和名貴的食材啊！」

「相比起活力藥劑就算不上什麼，哈哈。不要光說了，還請兩位就坐品嚐一下。這位煉金術師先生是你們的朋友吧，也一起坐下啦，不要跟我客氣。」黃易熱情地說。

四人就開始一起吃着這些佳餚作早餐。言談間，洛森大概也對黃易的性情和背景有個底了，這個黃易是個生意人，當然不會白白把好處送出去，他大概想以後有和他們三個合作的機會吧。就看看以後這個黃易有什麼動作好了，畢竟藹信洛森他們只是二十多級，利用價值不算太高，也沒什麼怕失去的。

過程中氣氛慢慢的變好，黃易也承諾之後洛森他們有什麼想要的，他也盡可能找個好賣家，提供個較好的價錢。

目送黃易離開後，藹信跟洛森說：「黃易這個人真細心，為人大方談吐得體，又是個商人，年輕有為，大我們三、四年就已經五十多級，重點是他還是單身.....」

洛森搭一搭藹信的肩膀：「也是，人家這麼好條件，除非瞎了眼，否則怎會看得上你？」

藹信雙手握着拳頭托着下巴，望着洛森：「很酸啊！」

匠心也插話：「就是，藹信當初救你的時候，有沒有嫌棄你？你要為藹信的幸福着想啊。」

洛森不服輸的說：「我就是為了小藹信的幸福着想啊。」

藹信扯了扯洛森的衣袖：「喂，如果我真的嫁給黃易，你會怎樣？」

洛森眼神恍惚了兩秒：「我.....我會怎麼樣？不怎麼樣。你以為我會掛念你嗎？」

藹信由衷的發自心底笑了一笑。匠心看着他們，不知應該作什麼反應才合適。

.....

九、愛情

「兩位，拜託你們了！我欠你們一份人情。」匠心雙手合十以表對洛森和藹信的哀求。

事緣匠心認識了一個女孩，兩人都覺得彼此很投契，那個女孩對於一隻叫做「光月灰牙狼」的寵物情有獨鍾，雖然這隻寵物不算昂貴，但是十分稀有，很難找到賣家，而牠的出沒地點不定，要遇上牠完全靠運氣，但要捕捉牠又十分輕易。還有三個月就是那女孩的生日，匠心希望在那天送那一隻光月灰牙狼給那個女孩，也趁着那天表白，只可惜他在這事上可以控制的東西接近零。

於是他們找黃易幫忙，希望靠他的人脈可以找到賣家，皇天不負有心人，黃易真的為匠心找到了賣家，但那個賣家開的交易條件不是金錢，而是要一顆阿提比斯的眼淚作為交換。

要得到這顆阿提比斯的眼淚，首先要兩個人去接一個任務，這兩個人必定是一男一女，一法師一劍士，這兩個人一起接了任務後，需要到三月谷召喚一隻名為阿提比斯的怪物，殺死牠就算為完成任務。重點是這隻阿提比斯不算難殺，但牠死後會掉落這顆眼淚的機率非常低，而這個任務每個人限接一次。簡單說就是和光月灰牙狼一樣，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藹信起初並不怎麼想做這個任務，原因很簡單，就是很有可能付出了很多然後沒收獲。而洛森雖然跟匠心的交情沒深到會因為這樣而做他不想做的事，但洛森對於日常重複刻板的打怪做任務又有些厭倦，一聽到匠心的請求，他竟然有點興奮。

「來吧，藹信，讓我們為匠心的幸福而奮鬥！」洛森雙眼發光望着藹信。

看到雙眼發光的洛森，藹信也不知怎樣拒絕：「好吧好吧.....」

收拾好行裝，藹信和洛森就出發了，他們需要穿過茄竹平原才能去到三月谷。

經過幾天的路程，看着洛森風光滿面的樣子，藹信終於忍不住問：「怎麼你會這麼興奮.....」

洛森說：「你不覺得偶爾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很美好嗎？」

「我不喜歡徒勞無功。」

「人生中本來就有很多事是徒勞無功啊，古往今來多少人費盡努力、放棄一切希望爬上一百級，不也是未達到就死了嗎？」

說到這裡，藹信沉默良久，面上也無什麼表情，洛森看得出他這話要不就是說中了藹信最不願提起的話題，要不就是令藹信覺得他很幼稚，而洛森也不敢問藹信在想什麼。

不知維持了多久的沉默，洛森還是決定先開口：「我昨天查了一下這個阿提比斯的眼淚，原來它背後有個故事呢！」

阿提比斯本來是修東國一個平凡的女人，她本來和她的情人阿薩勞斯準備步入婚姻。可惜修東國遭到敵國的攻擊，阿薩勞斯作為高級的劍士，第一時間被徵召反抗，而阿提比斯卻只能每天在家等候他的消息。然而，敵國的煉金術師卻潛入了修東國，並用奸計使阿提比斯喝下毒藥，變成一隻被煉金術師控制的怪物。阿提比斯的心靈逐漸被蠶食，她恨所有人，她恨所有奪去她愛情的人，最後更殺死控制她的煉金術師，並將目標指向修東國所有人。

那時，修東國差不多滅了敵國，但是阿提比斯已經變成足以摧毀整個修東國的怪物。她以人類的愛情為食物，凡她所到之處，人類都變得兇殘，互相殘殺。最後，阿薩勞斯知道這隻怪物就是阿提比斯，但他對阿提比斯的愛也隨着阿提比斯變成怪物而消失無蹤，他出盡全力和阿提比斯戰鬥，那場戰鬥持續了三日三夜，最後阿提比斯勝利，她親手殺死了阿薩勞斯。當阿提比斯知道阿薩勞斯對她的愛如此脆弱、如此單薄、如此短暫時，她放下對所有人的憎恨，留下一滴眼淚，化成點點光芒消失了。

真是個悲劇啊……」

藹信不知道是聽得太入神，還是根本沒用心聽，她還是沒有什麼反應。洛森對着這樣的藹信無計可施，於是他決定找個樹蔭讓藹信休息一下，他去找些水和食物。洛森說出他的想法，藹信微笑頷首，示意她也想在這裡呆一會。

洛森有些摸不着頭腦：「究竟這個女人在想什麼……算了，希望找些食物和水回來後她心情會好一點。」他決定轉換一下心情，哼着歌去打獵。

不一會兒洛森就找到了足夠吃幾天的食物和水。回來後看到藹信還是呆呆的坐着，洛森決定自己生個火，手指在空中劃了數道無形的軌道，一隻野鹿出現在他面前，他拿刀切開幾份，把要吃的留着，又在空中比劃比劃，將其他份收入背包。

洛森說到底不像藹信是個弄食物的材料，他拙劣的拿木條叉着生肉，放在火上燒。洛森看着生肉慢慢變色，轉着木條嘗試讓整塊肉受熱均勻，又似懂非懂地看看肉熟透了沒有。最後他決定與其目測，不如直接咬一口試試。

洛森咀嚼着鹿肉，然後吞下去：「呃……雖然不太好吃，但總算能入口……？藹信，你要吃嗎？」接

着拿着烤過的肉遞給藹信。

藹信看着洛森，終於忍不住笑了起來，更愈笑愈起勁。

「首先，你切肉不順筋骨、關節、條紋切嗎？咀嚼得很辛苦吧。另外你烤的這塊肉太厚了，是要烤多久啊？硬要烤的話也至少弄幾個切口讓熱力滲透進去。如果你烤的肉這麼厚，火就不要生這麼猛，表面要焦了，裡面還是血淋淋的。另外，你還沒有調味，你期待有什麼味道呢？鹿肉的話就塗些黑本醬吧，你喜歡吃辣，再灑些辣椒粉吧。讓我來吧。」

洛森一陣納悶.....藹信接過燒烤肉，手輕輕一帶，肉上就多了數條切口，再指一指烤火，烤火慢慢收細到藹信滿意為止。喚出背包界面，一瓶黑本醬和辣椒粉出現。

悉心料理過後，藹信再把肉塊切粒，放在不知在哪裡變出來的碟子，雙手捧着遞給洛森。

洛森皺一皺眉，嘗了一口，面色大喜：「又香又好吃！果然還是要你來。」

藹信衷心的望着洛森笑了笑，兩人吃着烤好的肉，藹信談着一些弄食物的技巧，兩人有講有笑。洛森說：「你再次笑起來不是挺好嗎？」又耍了個眼色。

沉默了兩秒，一陣秋風蕭瑟，輕輕揚起藹信的白袍和秀髮，在夕陽斜照之下，更顯出藹信心中那無法埋藏的淡淡傷感。

「其實.....」「其實.....」兩把聲音同時劃破沉默，洛森和藹信都有點錯愕，但還是藹信的心更堅定把話說出來。

「森，你相不相信這個世界有無條件而且永恆的愛？」

洛森嚥了嚥口水：「我.....我不知道。」他感覺到他現在每一個說出口的字都有無比的重量

「如果真的有一份寶物作為一百級的獎勵，我希望是無條件而且永恆的愛。」

洛森偷瞄了藹信一下，只見藹信空洞的眼神正在看向漫無邊際的天空。

「哈哈，但如果當我真的到達一百級的頂峰，發現寶物竟然就只是一份愛情，我可能會發瘋呢！」洛

森對於藹信的認真有點不知所措，只能半帶玩笑的回應。

然而藹信還是相當認真：「如果我必須要說出一樣東西，也只能是一樣，是我不惜所有代價都要得到，是我最終極的追求，那樣東西就是無條件永恆的愛。」

「但是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沒有人得到過，就像寶物一樣，所以我才希望.....不，是奢望得到啊！」

又是一陣秋風，兩人良久都沒有說什麼，可是心中泛起的思潮卻從未止息，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由泛黃慢慢轉暗。

寧靜之中，藹信似乎看穿洛森的心思，於是問他：「森，你心中有沒有這樣的一樣東西呢？」

洛森充滿自信的笑一笑，說：「有！一定有！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要是其他人聽到這番話，肯定會覺得洛森是個傻瓜。

可是藹信卻語氣堅定的說：「終有一天你會知道的，我相信。」

「謝謝你。」「我才要謝謝你。」

兩人相視一笑，陰霾一掃而空，不知不覺中，不單是他們的視線接觸了，而他們的心也在漸漸靠近。洛森能看出，藹信這次真的是衷心地笑，放下她的面具，不再去裝。

「晚了，早點休息吧，明天就要打阿提比斯了。」藹信拍拍身上的塵，鑽進從背包界面喚出的帳篷去。

洛森看着眼前這個畫面，自言自語地說：「哈，這次還帶了帳篷.....從幾時開始，藹信居然希望自己能得到那份差不多無可能得到的寶物呢？而我呢？或許我希望我的寶物就是妳吧.....」又看着藹信的帳篷。

在夜空的繁星閃爍下，洛森簡單的準備一下明天要用的道具和物品，也收拾好他的心情。

.....

十、阿提比斯

洛森疑惑地說：「你看清楚地圖了嗎？這裡什麼也沒有啊。」

藹信指指地圖：「是這裡啊，你看看那邊那幾條石柱，跟在地圖中的描述一模一樣啊。」

「也是啊，那麼應該是這裡了，任務描述寫着，這裡就是阿提比斯殺死阿薩勞斯的地方了。現在站在這裡，很難想像以前這裡是修東國的境內，也看不見半點戰場的痕跡了，只是一片青草山丘。」

「時間可以沖淡一切嘛。」藹信輕輕的道。

洛森拿出任務物品，也就是一塊阿薩勞斯的骸骨，放在地上，手掌對着口中大喊：「你的愛人阿薩勞斯來了！」骸骨發出光芒。

洛森簡單的說：「信，來了，小心！」

藹信點點頭以示準備好。

天空忽然變色，烏雲密佈，一把聲音響起：「阿薩勞斯，是你嗎？」

洛森和藹信相視一眼，一道閃電從天而降，擊中的地上出現了一隻兩個人高的怪物，不用問都知道是阿提比斯了。阿提比斯頭部突出，形狀像狗卻整個黑色，頭上有數束長頭髮，身體肥胖呈藍色，雙手露出熊爪般利刃。阿提比斯的口呈吸管狀，像海馬的口一樣。整個身體給人的感覺非常醜陋，還發出一陣腥臭的異味。

洛森嘴角微微揚起：「阿薩勞斯被你殺死了，你忘了嗎？」說罷，便上前攻擊。藹信也開始魔法攻擊阿提比斯。

阿提比斯好像想起什麼，說：「你們.....你們都要死！！」接着阿提比斯整個身體都冒起一陣紅色，而且暴漲了一倍，明顯她十分憤怒。

洛森也開始使用技能：「呵呵，要動真章了嗎？讓我也用用新學的技能。」話畢，洛森的劍被紅色的火焰燒滾着，而且揮劍的速度也加快了。

戰鬥進入白熱化的階段，阿提比斯血量掉進五成區域，洛森還剩七成，藹信依然滿血。

阿提比斯好像發現光用暴力不足以讓她勝利，她停止了所有動作，把她吸管狀的口張開，用盡全力地吸氣，洛森和藹信都感覺到這非常的異常，但他們根本不知怎樣應對。他們知道阿提比斯之後必定有所動作，但不知道阿提比斯要施展什麼法術，也不能打斷。

洛森和藹信能做的只能最大化他們的攻擊，希望在阿提比斯的不明法術施放前，就先送她歸西。

可惜事與願違，就在阿提比斯的血量跌破一成的時候，她的吸管嘴停止了吸空氣。只見她的兩手握着一團紫光，洛森和藹信知道她要出招了，想避開卻發現身體完全動不了。

阿提比斯雙手的紫光化成光束，分別射向藹信和洛森，眼看暗紫色的詭異光速快要來到眼前，他們深知不妙，可是無論如何他們也動不了，只能硬接阿提比斯的招了.....

.....

十一、洛森的回憶

洛森眼前的景象由和阿提比斯戰鬥的畫面，轉換成一個小村莊。

洛森看看周圍，這個地方他很熟悉，他就是在這個村莊長大。他旁邊有一位美麗動人的女士，應該就是阿提比斯，她開了口：「洛森先生，你認得這裡嗎？這就是你過去身處的村莊。現在我們在你的記憶裡，讓我們一起重溫你過往『美好』的回憶。」

洛森有十分不好的預感，但他在阿提比斯的法術中，自然是沒有反抗的可能。

十七歲的洛森在一間小屋走出來，那時的他已經差不多完成發育，是一個高大威猛，滿身健碩肌肉的男人。

另一個年紀差不多的男人在等着洛森，他是洛森識於微時的好朋友，竹海。竹海跟洛森不同，他是一個法師。那時他們倆都只有十等左右。

看到洛森姍姍來遲地出來，竹海不太耐煩地說：「快些吧，一大伙人在等我們呢！」洛森笑了笑：「來了來了。」他們和朋友相約在今天虛擬格鬥，這是一個透過施放複製法術，複製一個參加者的鏡像，然後讓參加者操縱鏡像格鬥的遊戲，這樣他們可以享受戰鬥的樂趣，又不會受傷。在他們這個落後的村莊，這是他們主要的娛樂。

洛森和竹海很快就來到一個裝潢宏偉的建築前，這個建築五層樓高，每層也有數個足球場那麼大，是這個村莊的主建築，集行政、娛樂於一身，用這個村莊最先進的技術，揉合建築法術所建成。

洛森和竹海來到四樓的一個房間裡，他們的六個朋友都在這裡。「你們怎麼這麼遲，快來看他們格鬥。」房間裡有一個水族箱的透明箱子在中間，兩個人分別合上眼面對面隔着箱子端坐。眾人都圍觀那個透明的箱子，箱子內有兩個硬幣大小的小人在對打，顯然是兩個參加者的鏡像。之後洛森和他的朋友們又輪流格鬥。

正當大家玩得開心之際，一位高高瘦瘦的年輕女子走進來，她有一份清雅脫俗的美麗，散發着少女的

香氣。她一進來，就吸引了大家的視線，有人按了按箱子的一個按鈕，在玩格鬥的那兩個女孩，意志都回到自身身上。

竹海看見大家的錯愕，慌忙解畫說：「這是我的女朋友，她是一個七級的藝術家，她叫嘉樹。」嘉樹微笑向大家點頭說：「大家好，我是竹海的女朋友。」大家「哦」的一聲，都簡單介紹自己，然後愉快地談天、玩樂。

洛森拍拍竹海肩膀，小聲說：「竹海你這個小子，真幸運，交了個這麼漂亮的女朋友。」

竹海也同樣地拍拍洛森：「你也快交個女朋友吧。」又打個眼色。

「不理你，我看他們玩。」……

有一天晚上，洛森睡不著，自己一個人亂逛，走到一個湖邊，看到遠處有一個人。洛森躲在樹後，他細心看，才發現原來嘉樹赤身在湖裡洗澡，在朦朧的月色下，洛森勉強可以看到嘉樹的身體線條。洛森發現之後趕忙別過頭，但那個畫面儘管洛森只是看了一眼，卻在腦海裡怎樣也抹不掉。洛森忍不住繼續望，嘉樹整個過程都沒發現洛森，她穿了衣服離開後，洛森呆呆地坐在原地。之後洛森幾乎每天都想着那些畫面，他一方面感到很內疚，另一方面又感到很興奮。

直至有一次，竹海匆匆忙忙地找他，說嘉樹早上出門時說很快就會回來，但過了數小時還未見人影。全個村莊知道後都幫忙尋找嘉樹，洛森也不例外。

洛森走到附近一個樹林尋找，直至那天晚上，他真的找到了嘉樹。洛森走近觀察，嘉樹身穿短袖衫褲，看樣子應該是她誤吃了帶輕微毒性的野菇，只是昏迷，明天早上就會自己醒來。洛森在空中劃了劃，打開對話系統把座標給竹海，但發送那一刻他的手停住了，他望一望昏迷了的嘉樹，關掉對話系統，因為他萌生了一個邪惡的念頭。

這是他死黨的女朋友，同時又是一個小美人。面對着他好奇心和良知的交戰，他目不轉睛地看着嘉樹，時間一點點地過，究竟……

阿提比斯的嘴角微微揚起，開始大聲地奸笑起來。現實中的洛森想起了，看到這一個畫面，他記憶中被封鎖的部分通通都被喚醒。

現實中的洛森拚命地叫：「不要！不！」可是過去的事實沒有因此而改變，洛森想起記憶中的自己、記憶中的那個晚上.....他就這樣以第三者的身份看着自己侵犯嘉樹。

事情還沒有完，就在完事之後，洛森心中泛起的罪惡感遠遠蓋過滿足感。也就在此時，無數個火球從四方八面飛向洛森。洛森認出這是竹海的法術，但法術的強度遠遠超過竹海所能承受的程度.....洛森的腦袋一片空白，只是身體不由自主的逃命。

竹海的聲音也不知從那裡響起：「洛森！你有膽做得出這樣的事，卻沒膽面對我嗎！反擊啊！」洛森什麼也顧不了地逃跑，漫無目的地跑.....但他還是走投無路了，他走到懸崖邊，下面是潺潺的流水，竹海雙眼通紅的出現，整個人都被烈火燃燒着。

洛森無力地舉起劍，竹海卻沒放在眼內，身邊憑空出現數個藍色的火球，依舊快速的飛向洛森，但這次洛森避無可避了。眼看火球以閃電之勢劃破長空，洛森捉緊一剎那的念頭，蓄起力量使用技能瞬間飛到竹海身前，一劍刺下去.....竹海隨即吐出一口鮮血：「我死，但你也活不了，畜生！」話畢，竹海整個人化成一個炸彈，爆炸起來。洛森的等級瞬間由十級升到二十級，他的身體也隨着爆炸飛落懸崖，最後被藹信救起來.....

回憶到此完結，洛森一臉頹然。阿提比斯說：「真是令人又愛又恨的回憶呢，不過你也看清楚你自己的真面目吧。你從來就不能真正的愛一個人，你也沒資格這樣做，你對藹信做的所有東西，也只是為了她的身體。」

「不是的！我是真心真意的愛她！」

「你還沒清醒嗎？你能面對竹海嗎？你能面對嘉樹嗎？你做的所有東西也只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開心，為了令自己好過。你的愛？到最後你所做的只會傷害人。放心，你這段美好的回憶，我毫不吝嗇地同時也向藹信分享，不知道她在那邊有什麼反應呢？哈哈！」

.....

十二、藹信的回憶

就在同一時間，藹信也中了阿提比斯的法術，可是她看到的不是洛森的回憶，而是屬於她自己的回憶。

時間回到藹信十二、三歲的時候，地點是一個大戶人家的院子。藹信的父親，狄川，是他們一族的族長。他們一族的宗族觀念非常重，重男輕女的觀念更是根深柢固，長子必須繼承家業，妻子必須在家管理好一切家裡事務.....

狄川正在訓練藹信和她的哥哥，藹希。狄川看着他的一對兒女分別施展他教他們的法術：「藹希，你的進度不錯。藹信，好好跟你哥哥學習吧，怎麼幾個簡單的水系法術都學不好，將來我怎麼教你我們一族引以為傲的冰系法術呢？算了，反正你遲早要找戶人家嫁出去。藹希，跟我來一起開族會。」

說罷，狄川轉過身子就離去了。藹信望着藹希，但藹希卻沒有理會她，大概藹希也不把藹信放在眼內，始終藹希才是要繼承狄川的家業。看着父親和哥哥的背影，藹信終於忍不住哭了起來，明明自己已經盡了全力練習，為什麼卻不能把簡單的法術學好？身為女兒身，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藹信已經沒有多重的地位，連天賦實力也不及她哥哥，絕望不斷侵蝕她的心靈。

如果我是一個男性，這會有多好？為什麼哥哥這麼聰明，又是男性，又得到父親的愛？藹信自少就不停問自己這些問題，可是除了抱怨不公平之外，她什麼也做不了。她的母親似乎也深深明白她的無奈，可是她每次跟母親訴苦，母親也只能抱抱她，跟她說聲「努力吧」，母親在家中也只能聽丈夫的話。

有一天，藹信實在太傷心，她決定一聲不響地離家出走。可是她什麼法術也不會，帶的錢過了幾天就用完了，她坐在路邊，不斷的哭泣，路人卻好像沒看見似的，終於她體力不支的累倒了。

當她以為她的雙眼再不會睜開的時候，她發現自己睡在溫暖的床上，床邊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看到藹信醒了，她說：「醒了嗎？放心你只是累壞了，但你現在安全了。」藹信才知道是眼前的女人救了她的。

原來救她的女人叫岑憶，是個五十多級的高強法師。藹信撒了個慌，說她是個孤兒，反正她一點本族的法術也沒學會，身份自然不會暴露。

岑憶不單是個高強的法師，也是個心腸好的人。她另外還收留了兩個女徒弟，都是孤兒。岑憶用她的法術分析過藹信之後，發現藹信的體質很弱，能盛載的魔力很少。在一年的修煉後，藹信的體質大大改善，因為她以前就嘗試過學法術，岑憶教她的東西她學得非常快，岑憶對此也很滿意。

岑憶有一套高強的法術是祖師傳下來的，但有一個規矩，就是一個師父只能教一個徒弟那套法術。而根據這個規矩，岑憶歷代祖師也是把這套法術傳給最強的徒弟。岑憶覺得時機成熟，就定了一個限期，把一個三師姐妹也沒有學過的法術教給她們，誰在限期到時學得最好就教誰。

結果藹信的大師姐贏了。藹信那個結了疤的傷口彷彿再被撕裂，「又是因為我做得不夠好.....」的想法在藹信心中揮之不去。她竭力不去嫉妒她的師姐、不去恨她的師父，但她完全壓抑不了心中的惡念。

藹信有一次要幫師父岑憶出遠門買法術材料，她趁機暗地裡回本族窺探，原來她的母親在她離家出走後，憂傷過度死了。反而哥哥藹希的法術卻進步不少，大家都十分肯定他的實力，心中都承認他做下一任的族長。

藹信知道後十分憤怒，對這個家再沒有任何眷戀，在她眼中整個本族都是她的敵人。她頭也不回地走了，但她必定會回來。就在她買好材料準備回師父那裡的時候，一個陌生的男子攔住她。

陌生男子說：「小女孩，你是岑憶的弟子嗎？」

藹信一言不發。

「你不作聲不要緊，我已經調查過了。也不瞞你，我跟你師父岑憶有過過節，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如果你能令到岑憶在五天後來到絕情崖，這幾個法術卷軸就是你的。裡面記錄了很多高強法術的學習方法，比你從岑憶那學到的還要強。」

藹信思想了一會：「我為什麼要信你，如果真的那麼強，為什麼你不自己學了，然後堂堂正正跟我師父打，而要暗算我師父。」

「哼，那個岑憶的法術哪裡夠我的強，只是她修煉的時日長，魔力和法術強度都比我高。這樣吧，這些卷軸我給你看一眼。」

陌生男子把卷軸打開，又迅速收回，時間剛好夠藹信看到大概的內容。看樣子這些法術真的很強，只是藹信沒看清楚細節。不等藹信作什麼反應，陌生男子就消失了。

藹信現在的心中只有復仇，於是她五天後編個藉口引岑憶到絕情崖，說聽聞那裡有植物可製成罕有的法術材料。岑憶、藹信和大師姐三人一同前往，岑憶不虞有詐。

岑憶一行人到了絕情崖，豈料數個殺手早已埋伏，雖然殺手都是四十多級，但他們都是被嚴格訓練好的。兩個劍士從兩側攻擊，岑憶也分出兩個鏡像分別施法攻擊，也趁機掩護兩個徒弟離開。可是他們的路徑早被看穿，四個法師包圍他們，分別施法，一時間岑憶三人被四道金色的牆圍起來。

岑憶心中暗叫不妙：「法術結界.....老娘要動真格了。」岑憶給兩個弟子加上一個魔法護盾，一邊伸出左手發出無數發光彈，一邊右手蓄積法術能量。金牆外不斷飛出不同法術和光彈抵抗。三秒後，岑憶大喝一聲，右手按地，發出一陣法術能量的波動，四道金牆應聲而碎，四個法師也受到波動的影響。岑憶抓緊機會，雙眼飛快放出兩次激光，其中兩個法師接招倒下。

但是又有兩個新的法師出來取代了他們的位置。岑憶一時間找不到空隙逃跑，硬與法師殺手拚招。無數的法術飛來飛去，岑憶等級更高也難敵眾，藹信兩人也幫不了什麼忙。

經過半個小時的激戰，岑憶殺了六個殺手，但她的魔力已經見底了，她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逃得了，於是拚命用法術送兩個弟子於十里以外的草原就倒下了。

可是最後藹信的大師姐還是難逃一劫，也命喪殺手手下。

當天的陌生男子以笑聲出場：「哈哈，幹得好啊小女孩，你那麼想要高強的法術，我就給了你。」他一手拋出那些法術卷軸，另一手伸直。藹信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懸在空中，那些卷軸化成一道道紫光塞進藹信的腦袋中。

到藹信回復清醒時，已經是晚上，她拉出法術界面，果然學會了不少厲害的新法術.....其中一項就是結構重組術。那時的她已經將復仇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岑憶留着最後的魔力拚命救出她兩師姐妹，岑憶從來沒有懷疑過是藹信出賣了她.....

之後藹信到了很遠的菲爾城生活，希望忘記這一切。

現實中的藹信看到她的回憶，已是兩行淚水不停湧流。

阿提比斯在一旁滿意地笑了笑：「真不知道洛森先生在另一邊看到你的真面目時，會有什麼反應？真是令人期待。當他知道藹信原來是一個齷齪的背叛者，是一個毫不可愛的人，他還會不會愛你呢？」

藹信使勁地搖頭：「不.....我已經用盡力做好了.....為什麼卻還是得不到.....」

「如果你做得夠好，你就不會接到那個陷阱任務，你就不會令洛森差點死在你的愚蠢下！你還敢奢望你能達到一百級，得到一份無條件、永恆的愛嗎？你的能力夠嗎？你做得夠好嗎？你值得被愛嗎？醒醒吧！」

.....

十三、誤會與分離

當洛森再次醒來的時候，只見藹信在一旁昏迷躺在地上。他舉起劍周圍觀看，阿提比斯不知在哪裡了，那個原本阿提比斯站着的位置有一點發閃的亮光，洛森走近看，原來這就是阿提比斯的眼淚，物品描述還寫着「送給揭穿情人真面目的可憐傢伙」，還真夠諷刺。

洛森查看一下任務，清楚地看見「任務進度：殺死阿提比斯 1/1 (完成)」的字樣。

此時藹信也醒了，看見洛森在一旁，她的身體反射性地往反方向躲開了。

洛森苦笑了兩聲：「你這樣的反應也很正常，發生過的事就是發生過，無論怎樣努力忘記也是徒勞無功的。我.....我已經.....不能留在你身邊。」

藹信的臉頰上還能清楚地看出兩行淚痕，她用力地說，聲音卻不大：「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人類能夠那麼黑暗、那麼邪惡呢，外表跟裡面竟然能夠差那麼遠.....」

「有人說過人就像刺蝟，兩個人走近，大家都會被對方的刺刺傷，看來這個比喻還真貼切。」

「對，就算是再熟悉的人，也有不想他知道的事.....但愈想收起來就愈反而隱瞞不了」

「對了，我醒來時發現阿提比斯已經不見了，查看任務卻發現我們算是殺死她了，而且戰利品中還掉落了她的眼淚，不如你幫我給匠心吧.....」說罷，洛森拉出背包介面，在空中點了數下就把阿提比斯的眼淚給了藹信。

洛森看了藹信最後一眼，說：「我要走了.....希望你能找到一個比我更愛你的人，再見.....」洛森別過頭來，一步一步離去，他的心萬般痛苦，卻流不出一滴眼淚。

藹信伸出右手，那顆阿提比斯的眼淚在她手心上浮着，點擊物品的描述：「送給揭穿情人真面目的可憐傢伙」，「還真夠諷刺呢.....」藹信不禁苦笑，眼淚又悄然落下。

洛森和藹信都喚出通訊界面，把對方和那些共同認識的人都封鎖，這樣他們都不會找到對方，也不能

和對方說話。

.....

現在是清晨六時，匠心跟女孩聊到凌晨四時才睡，可是睡了兩個小時就被窗外的雨聲吵醒了。

一陣疼痛感從腦袋傳來，匠心處於半清醒的狀態，窗外沒有平常六時應有的日出風景，反而滿天烏雲，漆黑一片。一陣開門聲，匠心勉強睜開雙眼，看見是藹信，雙眼就累得再張不開，有些含糊不清地說：「藹信，回來啦，辛苦了，阿提比斯的眼淚呢？」

然而匠心沒有得到任何回答，「是幻覺嗎？」匠心用僅有的精神思考，對傳來的關門聲不以為然，之後又倒頭大睡。

大約十時，匠心的鬧鐘響起，外面還在下雨，他揉揉眼睛，調亮燈光，準備梳洗。這時候看見桌子上有些不熟悉的東西，匠心才知道這是一顆阿提比斯的眼淚！他興奮莫名的把它收起來，又看到旁邊有張字條。

匠心拿起字條，上面寫着：「匠心：我想離開一下這個地方，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甚至不知道回不回來，不用來找我，你也不會找得到。阿提比斯的眼淚在旁邊，去追尋你的幸福吧！藹信上」匠心看到目瞪口呆，藹信不是那種說走就走的人啊，發生什麼事了？

匠心這才想起，洛森應該跟藹信一起回來啊，問他不就好了。可是匠心看到的只是一個空的房間。桌上面也有着一張字條：「匠心：老實說，即使過了這兩三年，我還是看你不太順眼，但無論如何，也得感謝你一直以來的照顧，我走了。洛森上」

匠心眉宇稍皺，心想：「這兩個人是怎麼了？讓我看看，兩人都封鎖我了！？.....難道.....私奔了？我有這麼礙事嗎？算了，他們好歹也幫我把阿提比斯的眼淚弄到手，管他們私奔到天涯海角。」

.....

十四、智者銀月

洛森漫無目的地走，也不知道走過多少個城鎮，沿路餐風宿露，最後來到同屬菲爾國的史葛城，決定在這裡安頓下來。

沒有藹信，洛森好像做什麼都缺少了一份動力，升級的進度也慢了一截，好像這個世界再沒有什麼東西值得洛森去搏盡。每天的三餐也就得過且過，填飽肚子就算了。每一個生活的細節上，他都想起跟藹信的一點一滴，想起她的每一個笑容、每一句說話、每一個動作，想起這兩三年裡跟藹信一起生活的片段。一天一天很快的過去，轉眼間洛森就這樣過了三年。

今天洛森也為了升級和賺取生活費做了幾個任務，拖着疲累的身軀回旅館。就在這時，有一群騎着馬的人迎面而來，這不單代表他們的等級非常高，也只有地位非凡的人才能有座騎，人們都把路讓出來，站在兩旁。洛森也自然的靠邊站，他問問旁人這些人是誰，原來走在最前的是銀月，六十級智者，他是菲爾國的高級決策人員，為菲爾國制定在周邊地區的軍事戰略。後面的其餘六人都是他的保鏢，全部是六十級的高手，一身白衣白袍，帶着面具。

洛森心中想着：「智者還真是少見的職業，而且還是那麼高級的.....叫做，銀月.....」洛森的好奇心冉冉升起，他又問身旁的人：「為什麼那麼高強的智者會在這裡出現？」

旁人就答他：「這你也不知道？這裡不久會有智力考試，銀月是監考官，考試高分的人可以做銀月的弟子，加入政府工作，前程一片光明啊。」

洛森心中盤算着怎樣接近銀月，於是他決定參加這個考試。

.....

眾人看到魁梧奇偉的洛森走進試場，都有點訝異，也想怎麼一個劍士也來參加智者考試。當然洛森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這件事銀月自然也看在眼內，只是他拭目以待洛森之後的表現。

洛森走到禮堂內，座位一排一排地整齊順着號碼排列。各人走到自己的座位等待考試開始。

「考試開始，你們有五個小時的時間。」銀月在講台上宣佈。

眾人都打開試卷，洛森不禁有些汗顏，考試規定每個人必須回答五道題目中的一道，分別是數學題、國際關係題、政治題、間諜題和實戰題，但是洛森翻開試卷，前四道題目他完全連問題問什麼也不明白.....

剩下最後一題.....實戰題，題目下有一個地圖，上面標示出紅藍兩國的軍隊、設施、營地所在的地方，也表明一些有關雙方軍隊的資料。題目要求洛森作為紅國指揮官，寫出一份戰略書。

洛森對什麼戰略書一竅不通，但最起碼他知道題目在問什麼，總之就是怎樣打勝仗吧。戰鬥經驗是洛森唯一能打的牌，於是他便全力作答這道題目。

結果洛森得五十五分。

銀月吩咐人讓洛森找他，洛森走進銀月的辦公室。洛森近看清楚才發現，銀月看來是一個六旬老人，沒有一個六十級強者所散發出來的殺氣，反而更多感受到的是深藏不露。

銀月微笑地請洛森坐下來，銀月先開口：「洛森先生，如果作為一名智者，五十五分的成績無疑是不太好，但你作為一名劍士，以劍士的角度分析，寫出來的文章頗有趣。當然我知道你跟其他人不同，你不是為要成為我的弟子才考試，那麼你的目的又是什麼呢？我很想知道。」話說到尾的時候，洛森感受到話的鋒利，果然是老謀深算的智者。

洛森也不浪費大好機會，說：「其實我有些問題想請教銀月先生，但實在想不到有什麼好方法，於是才出此愚拙的下策。」

銀月毫不掩飾的笑起來：「呵呵，你問吧，你這個小子真的是逗樂我了。」

洛森：「銀月先生，你認為.....寶物是什麼呢？」

銀月滿意地點點頭，沒有直接回答：「現在很少人把寶物放上心了。」

「那麼為什麼所有人都那麼努力去升級呢？」

「這是個好問題。世界就像一個很大很大的宴會，裡面放滿了很多不同種類的美食、飲品，有很多人來到宴會裡面，他們十分肚餓，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就吃，吃厭了一樣食物就吃另一樣。宴會裡面那些碟子上的食物被吃光後，又會被填滿。有很多人從來不會想這些食物從哪裡來，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在要離開這個宴會前盡量吃；有些人很好奇這些食物是從哪裡來，但他們問了其他人、找過幾遍，都找不到這些食物從哪裡來時，就好像第一種人一樣，盡量在時限內吃；也有些人聽說有一種佳餚，比起其他食物好吃很多，為了它可以放棄其他所有食物，他們竭力去尋找，都尋找不到，這個問題困擾了他們很久，他們吃什麼食物都吃不出味道，最後時限一到他們還是要離開。」

洛森有些疑惑：「所以……」

「除了死亡之外，沒有什麼是人一定會得到的，也許忘記什麼寶物會使你開心一點。」

洛森有些失望地點點頭：「謝謝你……我沒有其他問題了。」說罷，起身離開了。

……

十五、蠢蠢欲動

黃易把最後一塊烤肉送往口中，就吩咐僕人把碟子、盤子收好，將他的左右手翠珊喚過來。

一個女子就這樣從空氣中出來，她一身黑衣，黑紗蒙頭，雖然看不到她的臉，但她的身上散發着少女的氣息，半跪在黃易前說：「主人有何吩咐？」

黃易拉出背包界面，把一塊晶片遞給翠珊，說：「我們要去這裡。」

翠珊點點頭，雙手合十，一個藍色的光波從翠珊手中擴大，又瞬間縮小。在這一擴一縮之間，黃易和翠珊已經轉移到了了一個幽暗的山谷。

就在離黃易他們五十米處，已經有一個人在等他們，但那個人一樣隱藏了身份，整個人都被一層白霧圍着。

看到黃易他們來到，那個人發出一把機械聲，顯然是連聲音也要偽裝起來：「來了嗎？先核實身份。」說罷那個人伸出手掌，一道淡黃色的光束射出。翠珊也造了同樣的動作。兩道光束再空中碰上，沒有發生什麼。

然後那個人點點頭，依舊是用那把機械聲說：「身份已經核實。那麼黃易先生，事情辦得如何？」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十分順利，可以按那日期地點讓婚禮舉行。」

「那麼我們之後再見，這些錢是這個階段給你的報酬。」

神秘人將一箱金幣拿出來，輕輕一推，金幣箱從空中滑到黃易面前，翠珊檢查過後，向黃易點點頭。神秘人的身影也在霧中消失了。

「回去吧！」於是翠珊施展法術送黃易和她回去。

回到黃易的辦公室後，黃易拉出背包界面，在空中點了幾下，金幣就消失，轉變成黃易金錢的數字。處理好之後，他又問翠珊.....

「我跟藹信的婚禮準備成怎樣？」

「回主人，所有細節都準備好了.....但這樣出賣藹信小組，你真的覺得好嗎？」翠珊這句話後半句，說得有些傷感。

黃易卻轉了面色，怒視翠珊：「你這是在教訓我嗎？」

「奴僕不敢，只是我看見主人對藹信小姐這麼好，以為主人是真正的愛她，就算不是.....至少捨不得出賣她。」

「哼，每樣東西也有價錢。」黃易不屑的望向翠珊，繼續說：「就像你一樣，買你回來時都不知你這麼煩人，這麼愛說廢話。」說罷，黃易一手把翠珊拉過來，另一手按着她的頭來強吻。

翠珊勉強發出聲音：「嗚.....主人，在辦公室不太好.....」

黃易沒有理會：「閉嘴！現在我是主人還是你是主人！」

.....

十六、匠心的轉職

「究竟寶物是一件什麼樣的東西呢？」洛森問過銀月之後，始終沒有答案。他再次回到起點，回到那個初初認識藹信，藹信跟他說那個有關寶物的傳說的起點。

洛森深深相信那個寶物是真實存在的，只是不知道它是什麼，他又無法逃避這個問題。雖然每個人爬向一百級的速度都不同，但每一個人都向着這個方向爬，人不斷爭取得到很多東西，然而人最終是想得到什麼呢？

隨便吃過晚餐後，洛森想收拾一下行裝，去另一個地方，誰知不小心按出了通訊界面。

「啊，很久沒用過通訊界面了，算一算有三年多，原來我自己一個人過這麼久了。藹信.....不知這幾年你過得如何呢？把我忘了沒有？哈哈，都這麼久了，怎會還記得我呢？」洛森一邊自言自語一邊自嘲着。「解除封鎖吧，都這麼久了，沒關係吧.....大概.....」

洛森按了解除封鎖，把那些當日他封鎖了的人解封，他搜尋「藹信」，沒有任何結果。「她怎會解封我呢？想想也知道，哈哈。」

一則簡訊傳來，洛森一看，是匠心。

「洛森你這個臭小子總算解封我了？本來我還以為你跟藹信私奔了，誰知不久前鎮上公告藹信要嫁人了，還是嫁那個黃易呢！」

洛森一看，想了想誰是黃易，啊，那個高級商人，看來藹信徹底把我忘了呢。洛森的手指飛快地在空中按來按去回覆匠心：「是嗎？」

匠心也很快就回覆了：「什麼『是嗎？』，那次你們打完阿提比斯究竟發生什麼事，明明之前你們還好好的，怎麼突然兩個都消失了？我看看，哇，你還走到那麼遠，我來找你，五天後再聯絡。」

洛森聳肩，心想你要找我也沒所謂，五天很快就過了，他們去了飯店。

數年沒見，洛森和匠心相見時彼此嚇了一跳，兩人都在對方的臉上看到歲月的痕跡。

匠心抓了一塊披薩，說：「可以說了嗎？那次阿提比斯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洛森喝了一口啤酒，嘆了一口氣，慢慢勾起那些塵封了的回憶。

於是洛森把阿提比斯用法術，將洛森的過去給了藹信和洛森自己看，之後他們分開了。只是洛森沒有將回憶的內容就出來。

匠心拿紙巾抹了抹沾滿油的手：「究竟你有什麼過去非得使你離開藹信不可？」

「我.....我不想傷害藹信，她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後，怎能還心無芥蒂地和我一起.....」

「其實我不是一出生就是個煉金術師，我以前是個劍士。可是我對舞刀弄劍完全沒興趣、沒天份，在認識了藹信之後，她鼓勵我轉變職業為煉金術師。那時我十分掙扎，因為我很喜歡藹信，但我知道藹信只會喜歡劍士，她喜歡被劍士保護的感覺。最後我還是轉職了，我十分喜歡這個職業，我很喜歡試驗、鑽研不同的煉金術。我的夢想是升到一百級，我以為轉到煉金術師，這個目標會近一些，但似乎還是相當遠。傳說以前只有劍士這個職業，但很多人像我一樣，都沒有當劍士的天份，於是不同的職業被創立了，可是依然沒有人能達到一百級.....」

匠心搭一搭洛森的肩膀，繼續說：「人為了達到一百級，什麼方法也用過了，可是都沒有成功。本來我以為藹信終於找到那個她等待的人，就是你，看到那樣的藹信，我很開心。誰知你.....唉.....以我認識的藹信，就算她不喜歡你，她也不會喜歡黃易。真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再過幾天就是藹信的婚禮，你看着辦吧，反正我不去了，那個已經不是藹信了。今天聊到這吧。」

匠心徑自走出飯店，頭也不回。

洛森面對前面的空盤子，自言自語地說：「藹信結婚.....姑且去一看吧。」

.....

十七、婚禮

藹信在化妝間讓黃易請的化妝師為她打扮，因為今天就是她結婚之日。她望着鏡中的自己，心情很複雜，不知從何時開始，她就憧憬着她穿起婚紗的這一天來臨。可是鏡中的自己又是這麼陌生，跟她腦海中幻想的圖畫有一點出入。

翠珊這時走進來，她來看準備功夫做成怎樣。當她看到藹信已經準備就緒，就湊前來微笑對她說：「藹信小姐，今天的你很美啊！」

過了一秒，藹信才回過神來，同樣微笑回答：「翠珊，我相信你也有這一日的。」翠珊拍拍藹信的肩膀就走了出去。

藹信望着鏡，鏡中的自己是多麼完美，又是多麼令人羨慕，同時卻泛起一陣淡淡的抑鬱。在那一天，她一直認為不會離開她的人就突然走了，她心中那份理所當然的幸福忽然消失無蹤。過了不久，黃易請了她吃飯，也猜到她跟洛森分開了。藹信沒有說什麼，黃易溫柔地安慰她，邀請她到自己的大屋住，又吩咐女僕照顧她藹信的一切起居。之後，黃易順勢向她求婚，她心中尚有一絲牽掛，可是她卻拒絕不了黃易。

婚禮終於開始了，在來賓的注目禮下，黃易和藹信一步一步慢慢的步進教堂，雖然藹信蓋着面紗，但她的艷容好像什麼都遮蓋不了，眾人心中都不得不同意黃易是個十分有眼光的男人。在這片歡樂的氣氛下，沒有人知道洛森混進了人群.....

走到主禮人的台前，兩人停下來。主禮人把誓詞給了黃易，問他：「黃易先生，你是否願意娶藹信小姐為你合法妻子呢？」黃易拿起誓詞讀起來：「我黃易，願意娶藹信為我合法妻子，無論順境逆境、富貴貧窮、健康疾病、快樂憂愁，我必愛護你，敬重你，至死不渝。」主禮人接過誓詞，把另一份給藹信，又問她相同的問題，只是角色調換了，藹信也把誓詞宣讀了一次。

之後，主禮人宣佈禮成，一片掌聲持續地響起。

或許這樣可以忘記一切，進入新的生活.....藹信想。

黃易揭起藹信的面紗，他的臉型慢慢扭曲，甜蜜溫柔的微笑慢慢變成面目猙獰的奸笑，發出令人心寒的笑聲。「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所有人都呆了，藹信不懂應該怎樣反應，一動不動的站在原地。

黃易的雙手在藹信的頭的兩側，發出令人噁心的藥水綠。只見藹信臉白如紙，雙眼睜大，全身僵硬。

她的頭上現出一道白縫，一卷卷軸被硬生生地拉出來。藹信頭上的白縫合上，不支倒地。

其他來觀禮的客人和那個主持人都落荒而逃。在短短幾分鐘，教堂由坐滿客人的熱鬧場面變成一片凌亂.....

黃易一眼也沒有看藹信，只是打開那個卷軸，他打開那個卷軸檢查一遍，確認上面寫滿法術。他大聲說：「出來吧，翠珊，這樣就可以吧？」

翠珊在黃易身旁憑空出現，說：「對，這樣就可以了.....」在黃易手上接過卷軸，又說：「跟你的錢一起去死吧，賤人！」她揮一揮右手，黃易還未反應過來已經整個人被一道無形的力量彈開，撞上牆壁「砰」的一聲，應聲倒下。黃易用力地說：「你.....你出賣我.....你別忘了.....這樣.....你也活不了。」翠珊走過來，用腳踐踏着黃易的頭說：「對，五天後我也必死，但五天就夠了。」又唸了幾道咒語，黃易就被幾道冰錐刺穿，死了。

翠珊把卷軸懸空在手上，唸了一些咒語，那個卷軸化成幾道紫光，被引入翠珊的腦袋裡。她來到藹信的面前，正要開口說什麼.....

不知在哪裡突然飛出一把劍，翠珊輕鬆地後移一步避開。劍就這樣插在地上，不知何時洛森也出現了。他輕鬆地拔出劍，雙眼卻佈滿紅絲，冷冷的道：「要碰藹信一跟汗毛的話，就踏着我的屍體去碰吧。」

藹信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洛森他居然在這個時候出現！雖然她知道現在十分危險，可是心中有點興奮得小鹿亂撞的感覺，被抑壓的情感得到釋放。她現在依然非常虛弱，只能看着洛森在她面前戰鬥，輕聲的擔心地呼喚：「森.....」

翠珊乾笑了兩聲：「呵呵，你應該很清楚我們等級上的差別吧。」

「十分清楚，但.....哪又如何呢？」這可不是吹牛，洛森從翠珊的法術強度來看，她至少高自己十個等級。

洛森動了，開了兩個技能增加移動速度和敏捷，以「之」字形步法迫近翠珊攻擊。翠珊不是省油的燈，右手一舉，一個藍色的透明護盾就包裹着她。洛森使勁的揮兩下劍，護盾就消失了，可是翠珊已經把咒語唸完.....

洛森只覺自己的行動被減慢了很多，翠珊一邊跟他拉開距離，一邊吟唱法術。突然洛森的腳下出現了一團黑影，只覺得他的生命漸漸被暗影的力量侵蝕。走出法術的範圍，洛森的移動和攻擊速度也回復到正常。他的身體暴漲一倍，直接衝向翠珊。

這一切都好像在翠珊的預計之內，她雙掌對外放出數個黑球。洛森趕緊避開，一個閃身來到翠珊左邊，以難以避開的角度切入，使出他的「熾烈炎斬」攻擊。翠珊血量被扣至七成。她忍着痛發動法術，一條鎖鏈連繫着她和洛森。洛森心知不妙，以他最快的速度遠離翠珊。

可是他還是逃不了，結果他被定身三秒什麼也不能做。這本來不是大事，可是在激烈的戰鬥中，那足以決定一切.....眼見翠珊手中的火球蘊釀着，那蓄力的時間已經說明它的威力。洛森用盡全力想掙開束縛，卻徒勞無功，那兩個火球如脫韁野馬，直奔向洛森。

洛森知道避無可避，開啟防禦技能.....中了火球法術的洛森身體被彈開幾十米遠，血量只剩下十分之一，他感到全身都動彈不得，眼睛不聽話地合上.....

十八、幽谷

藹信看着洛森只剩一成血量，腦海裡浮現出昔日洛森為了救她引開一大堆三頭犬的畫面，再也忍不住流下兩行眼淚：「不要！不要啊！！.....求求你，不要！！」

藹信苦苦哀求，她奢望有救星出現，就像上次一樣，但奇蹟沒有發生.....

翠珊走近洛森，又回頭看看藹信，嘴角微微上揚，她似乎起了什麼念頭。

翠珊笑了幾聲：「這樣吧，藹信，我讓你選擇，我殺一個放一個，你要我殺他還是殺你？」

藹信想也沒想：「殺我！」

翠珊聽到之後，有點錯愕：「哦，想都不用想喔，好吧，那你要說什麼遺言嗎？」

「我知道我這時沒有資格要求什麼，我也曾經背叛過對我很好的，被黃易出賣我也沒什麼可說。我只希望等一會洛森醒來跟他說幾句話，還有.....你究竟是誰，為什麼要奪取我的法術？」

翠珊乾笑了幾下，右手掃了面部一下，露出她原來的面孔：「藹信，這下子你能認得出我吧？」

藹信的身體不禁顫抖一下，她眼前是一副被嚴重燒傷的臉孔，但隱約有點眼熟，藹信看清楚一點，立時把口張得整個拳頭般大，一時之間發不出聲音：「啊.....啊！啊！你是.....！」

翠珊換回假面：「沒錯，小藹信，我是你的二師姐！」

藹信還是驚訝得發不出聲音，翠珊繼續說：「當年你跟師父和大師姐出去之後，我等了三天的也等不到你們回來。我知道事情並不簡單，之後經過我調查，我終於發現你的惡行，但我什麼也做不了。之後輾轉之下我落入了景巨國的手中，他們看得出我的資質，把我訓練成為間諜。在他們的照顧下，我很快就成為高強的法師，甚至比師父岑憶更強。」

我在他們的安排下來到菲爾國，埋伏在黃易的手下，要奪取他的結構重組術，誰知他用詭計迫我成為他的奴隸，只要他一個想法、或者他昏迷了、或者死了，我就必定立即死，現在我只能用法術拖延五天，但因為他掌握着法術，我只能忍。他不單利用我為他賺錢，還對我.....做了很多很過份的事！」

說到這裡，翠珊的拳頭握得非常緊，甚至因為太用力，指甲刺破手掌流出血來。

「但之後你的出現，使我改變計劃，我向黃易提議了獲取你的信任再奪去你的法術，我給他施了法術回路，只要你跟他一結婚，法術能力就會啟動，奪去你的法術。在我的人生中，只有在跟着師父和在景巨國時才能得到一個人應有的待遇，所以就算付上一切，都是值得的，如今我又為師父報了仇，又能滅了菲爾國，我再沒遺憾了。再見了，小師妹。」

翠珊施展奪得的法術，以教堂為中心，在菲爾國各地召喚出傳送門，把景巨國的戰士一瞬間送進來。之後又在藹信身上施咒，五分鐘後藹信就會死亡。翠珊看着這一幕，滿意地離開了。

「洛森.....洛森.....」

洛森使勁地撐起身體，揉揉眼睛，立即尋找着藹信的身影。只見藹信倒在一旁，她的雙腳正在慢慢化為光點。

洛森跑到旁邊，試圖抓着光點，卻徒勞無功：「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藹信用一根手指放在洛森的嘴面前，示意他不要作聲。藹信輕輕的說：「森，我時間無多了。臨死前，我只想跟你說幾句話。」

洛森緊緊的擁抱着藹信：「你說吧，我會留心聽的。」

藹信以裝作氣憤腔調說：「第一，不要亂抱別人的妻子，我嫁給那賤人了啊。」

洛森有些愕然的放開藹信.....

「洛森，謝謝你。雖然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多，但我真的很開心，真的。你沒有欠我什麼，而且不要忘了我嫁了人喔，所以你也只能找第二個了。」

「對不起，我不應該走的，我.....我也不想這樣.....」洛森已是兩行淚痕。

藹信則莞爾：「不，森，本來我以為這個世界上真的沒有無條件永恆的愛，我以為那只是我花光所有力氣都碰不到的一百級。但是因為你的出現，我現在相信真的有無條件永恆的愛，原來這份寶物沒有跟我想像中離我那麼遠.....」

最後終於連藹信的微笑也化成光點。洛森整個人頹然的坐在地上，放聲痛哭，響徹整座教堂：「對不起藹信.....對不起.....都是因為我的錯，我根本什麼都給不到你.....」

看着那些在半空中飛散的光點，洛森的腦海中再次勾起與藹信一起生活的美好時光，藹信的一顰一笑，每一個小動作，這刻都成為洛森的痛，因為這都成為過去。

十九、重生

景巨國的突襲彷彿早已被菲爾國看穿，經過三個月的生靈塗炭，菲爾國總算取得勝利，然而在菲爾國內到處都見到頹垣敗瓦.....

洛森作為一名戰士，要在戰爭中生存下來還不算太難，他也總算撐過去了。相比起他的性命，他的生命真的被拆毀得一無所有，在他眼前的景象再繽紛，他都只能看到黑白兩種顏色。

當我們花光力氣追逐、捉緊這一切，到最後那些我們所愛的人、所重視的東西，一個一個、一樣一樣地離我們而去。戰爭從來沒有間斷、傷痛卻是接踵而來，我們為什麼還向那如夢似幻的一百級奔跑呢？為什麼我們必須不停經歷得到和失去呢？

這一切的問題，洛森想不透，但他還能奢求什麼呢？面對着如此不堪的自己，他徹底地憎恨着自己。

.....

椰樹看看天空，這是一個梅雨季節中難有的晴朗天。他微笑拍拍衣服上的塵埃，心中說：「那個女孩最後終於被釋放，得着自由，真是太好了。」椰樹看看手上的時間，說：「現在該找洛森了。」

他穿過恢幽森林，那是一個充滿障氣和毒霧的森林，如果沒作好準備進去，必定痛苦地死去。當然對於椰樹來說，這些都算不得什麼，他本來就不怕這些眼睛看不見的殺手。

不知走了多久，椰樹終於找到他要找的人。洛森就在前面坐在一塊石頭上，烤着他剛剛殺死的獵物，雖然食物的香味實在叫人垂涎，但洛森好像只是發呆地望着。

「劍士先生，我能坐在這裡嗎？」

洛森把身子挪開一點騰出一些空間給椰樹，又說：「你想吃嗎？我可以分一點給你，只要你不怕我就

好。」

椰樹有點好奇地問：「為什麼我要怕你呢？」

「因為.....因為我不是一個好人，我實在是壞透了。」洛森的眼淚又悄然流下。

「喔.....看來你有很多心事呢。不過如果你是壞人就對了，我就是要找壞人。」

「為什麼你要找壞人呢？」

「因為他們實在是很可憐，他們都是身不由己。」

「難道你有什麼方法幫助他們？」

「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一花一草、一鳥一獸，以至你和我，整個世界，都是由一個創造者所創造。他十分聰明，沒有人能夠完全明白他的智慧，而且他本來就完全善良，所以當初他創造這一切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很美好。我們都知道這一切都是由『1』和『0』所組成，『1』和『0』本身都沒有思想，但它們就是這樣成為那個創造者手中所編寫的程式，這些程式本來都很完美，沒有任何漏洞、錯誤。他不單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他還是這個世界管理者，沒有一事能在他不批准下發生。」

「那他為什麼創造了這一切之後又不理他們呢？如果他的創造這麼完美，為什麼我們的世界充滿這麼多的痛苦呢？」

「因為之後邪惡進了這世界，它進入了每一個人的心。因為這樣，每一個人都是壞的，很多事情我們明知道是錯的，我們還去做。我們不想去做這些事，可是我們都在邪惡的權柄下，我們都成為它的奴僕。我們互相傷害、彼此憎恨、嫉妒，我們心存貪念，我們想要那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明明足夠，卻還想要更多。這些都是我們的『罪』。」

「的確是這樣.....」

「因為這位創造管理者是善良、完美無暇的，而我們都是壞人，所以我們和他中間有如深淵隔絕。無論我們心裡多麼的想去到他那裡，無論我們多麼的不想做壞事，無論我們多麼的想得到滿足，但我們的惡卻不容許我們這樣做。我們用盡所有的方法，我們努力升級，我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以為我們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寶物。我們用盡努力的向前走，各人卻都偏行己路。」

洛森聽到之後，他不得不好奇：「寶物？你說你要幫助壞人，就是要幫我得到寶物嗎？」

椰樹沒有理他，繼續說：「我們都沒有去尋找那個創造管理者，我們都使用自己的方法，但是這並不是完結。那位創造者沒有冷眼旁觀，他看見他造的人變壞，雖在轉眼之間發怒，但他的慈愛卻是一生之久。他差派他的兒子來到我們當中，成為由『1』和『0』所組成的人。可是他的兒子沒有做任何的壞事，世人卻因妒嫉而把他殺死，然而他兒子已經勝過死亡，並且復活。他兒子死，是為我們的罪死；他兒子復活，是為帶我們在這個世界死後到達他那裡。在他那裡，我們不再有罪、不再犯罪、不再在罪的權柄下，這份就是真正的寶物。」

「他兒子不會帶我去他那裡的，他根本不知道我有多醜陋。」

「他知道的，而且他許下承諾，只要我們承認我們的罪，悔改回轉，相信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死，我們就得到這份寶物。不用一百級，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可以和創造者交換，卻是因為他無條件而且永恆的愛。相信不是一時的感動，卻是一個意志的行動，一生不變，你願意做這個意志的行動嗎？」

洛森思想着自己的人生，一生的努力為要得到什麼呢？所犯的錯又能怎樣被原諒呢？如果所有人都不能告訴他寶物是什麼，但這份寶物現在卻放在他面前，他又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

「如果我相信，我現在就可以去創造者那裡嗎？」

椰樹拍拍洛森的肩膀：「小子，這只是開始.....這，只是開始。你若相信，就不是為自己而活，乃是為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洛森：「我.....」

-完-

.....

很多年後.....

洛森進入了菲爾城的一家餐廳，這天他決定在這裡解決午餐。他點了餐後，拿着他的食物，自願自的

找個位置坐下來吃。

「這個位置有人嗎？」

洛森抬頭一看，是藹信？不，這明顯不是藹信。站在洛森前面的是一個女法師，她的身材比洛森矮一個頭，頭髮長而曲，動作優雅，聲線溫柔。在她身旁有一個她用法力使之飄浮的餐盤。

「哦……沒有沒有。」

女子的手指動了幾下，餐盤安然的自動放在桌子上，椅子自然的被拉出來。她坐下後，低頭合上眼一會兒，就開動了。

洛森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她似乎發現了，伸出右手：「泳果，四十三級法師。」洛森有點反應不及：「蘋果？」「不是，是泳果。」接着她用左手把名字寫出來給洛森看。

洛森看個明白之後也伸出手來：「洛森，三十六級劍士。」正當他們的手要碰到的時候，洛森才驚覺他眼前原來沒有人。「只是幻覺嗎？怎麼大白天會發這樣的白日夢呢？哈哈」洛森搖搖頭，繼續吃他的午餐。